

唐
瑜
著

二流堂

图文增订本

“依庐”这两间房子从租地皮、设计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经办的。我一分钱也没有花，一分力也没有出。……

一九四三年七月
我的妻子带了子女到重庆来了。
一家四口，就不能再挤在文工会的会客室里了。
唐瑜给我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租出了一间小屋。
我们就在那里暂时安顿下来。没有门牌。
为了寄信方便，
我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
上面写了“依庐”这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不久之后，他又狠了狠心，
把他原来在昆明和夏云瑚合资经营的
一家电影院的股本转让给别人。
钱又存到“依庐”不远的坡下租了一块地，
亲自绘图设计，
又造了一间可以住十多个人的大房子，
呼朋引类，
让到“依庐”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
这就是“文革”中闹得一阵的所谓“二流堂”。
（见夏舒：《懒手旧梦录》）

纪 事

他每次碰到我都要问：
“你有什么困难没有？”
“看我能不能帮助你？”
一九六〇年
正是饿肚时期
影协搞了一批参考片，
想促进创作人员参考、研究、讨论。
他给我每月搞到一批面粉、
猪肉、油、蛋、糖、烟等。
他说：“你再搞个‘二流堂’吧。”
于是影协辟了一个小卖部。
每次放映参考片便有一批
“义务工”包饺子、卖烟等。
边座谈边吃点心。

在看参考片时，
他说：“你又搞‘二流堂’了。”
然后在我耳旁轻声说：“你真是死不悔改。”
说完哈哈大笑。
当然，没有多久，
运动说来就来，
那些吃过饺子的人，
有一些便给我贴了大字报。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二流堂纪事

唐 瑜 著

图 文 增 订 本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流堂纪事(图文增订本)/唐瑜著.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1

ISBN 7-108-02265-6

I. 二… II. 唐…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5134号

二流堂纪事(图文增订本)

唐瑜著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21.2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书 号 ISBN 7-108-02265-6

定 价 29.80元

記雜主堂

當子題

聞道仲淹被水淹，又停暖
氣忍冬寒。身憂自應先
天下，酒罷還聽侃大山。（范用）

風雪殘年怯夜歸，法
庭傳票滿天飛。酒樓此
去無多路，蒲瀝何妨走
一回。（吳祖光）

太公穩坐釣魚台，目擁書

城不發財。難得出門吃
烤鴨，只緣客自遠方來。（姜德明）

詩才難比小蜂房，隨筆
閑聊更擅長。今日打油先讓
我，明朝讀你好文章。（邵燕祥）

楊憲益作

邵燕祥據打印稿記錄

二流堂舊人邀宴八首

八仙重會聚幽州，忙裡
偷閑只管偷。去日苦多
來日少，得風流處且風流。

宗江前日變鍾馗，才自
陰間捉鬼回。嫁妹臨行

重囑咐，明年添个小小Baby

讀若
楊子京

(黃宗江)

二流堂主老風流，重振
嚶嚶聚北州。只是長安
居不易，酒酣回府怕登樓。

(唐瑜)

丁侯作画不糊塗，筆底
才情敵萬夫。今日語言無
禁忌，只緣身畔無仙姑。(丁聰)

目 录

阿朗书序	吴祖光	1
两公婆对话	黄苗子 郁风	5
唐瑜印象	姜德明	7
唐瑜其人其作	邵燕祥	9
“二流堂”主自传		11

风雨篇		15
何物“二流堂”		16

何物“二流堂”16 什么是政治19 众说纷纭“二流堂”20

“二流堂”在哪里24 “二流堂”戴上大帽子25

风凄雨迷		28
------------	--	----

“文革”前夜28 风球高挂32 两个老报贩34 暴风雨来了35

爸爸上报了36 堂员知多少37 哈尔滨来客38 新疆来客39

上海来客40 人变牛41 “牛棚”新牛43 美哉“牛棚”47

七次抄家48 我的专案组50 祸从口出53

“牛棚”十记		55
--------------	--	----

C 野姑娘55 “公堂”志趣58 逃出“牛棚”60 大“牛棚”62

从“永唾不朽”想起 64 团圆节 66 老放牛 68 摔跤冠军 72
忆苦饭 74 靠边站 76

劫后余烬 80

“文革”除夕 80 “二流堂”的解放 81 第五十天 82
“二流堂”晚会 82 小家族的新生 84 “文革”的功劳 85
第二次“二流堂”会 85 八宝山 87 泪 89 十年糊涂梦 90
“平反”了 92 “二流堂主之印” 93

沧桑篇 95

从军杂记 96

广州邂逅 96 陈沂其人 98 下委任令 100 网罗天下名角 100
梦中已成卒 101 巧遇凤姐 102 电影城之梦 103

抗美援朝 104

伟大的战士 104 第二次赴朝 105

反右记 107

“左”网恢恢 107 剃刀边缘 109 小媳妇 110

天堂春梦 111

“大跃进” 111 “天堂”小记 113 炼钢 食堂 115

忆旧篇 119

思故人 120

怀念尘无 120 一曲难忘 124 与老通摆龙门阵 133
郑应时 138 哀思和忆念 141 写给无名碑 153
鲜花一束，乘风直上九霄 156 无情最是天边月 158
又见潘汉年 161 追忆孙师毅 164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 168

厉慧良 173 叶浅予 175 戴爱莲 176 堂医与“神医”178
忆赵慧琛 180 说周璇 182 夏家的故事 184
回忆“左联的日子”187 临别吃蟹腿 195 与祖师爷三上电视 197
天堂有事通知我 199 追梦记 203 喜丧 205 “耗子”传奇 208

旧梦录 219

少年纪事 219 块肉逃生记 225 少年梦 236 故乡情 238
黄大仙 241 有朋自远方来 243 亲人的召唤 245
鹿地亘与池田幸子 247 我与“新生活运动”248 说秦怡 250
黑牡丹 253 新凤霞 255 红线女 261 老丁与小丁 262
李老师相亲 265 酒债酒还 267 缘慳一咬 268
何日见清明 269 三看小妹 272 依稀碧庐 274

神仙篇 279

闲居札记 280

恭喜发财 280 乘车趣事 282 烟民沧桑录 284 “会海”颂 287
阮玲玉及其他 288 又是“三八妇女节”290 废话协会 291
乔迁之喜 292 怀念蚊居 295 纯属虚构 297 TV 姑娘 299
福兮祸所伏 300

饮食男女 303

食为天 303 姑姑筵 306 食色性也 308 包饺子 311
吃有了新的意义 313 蟹颂 315

天涯杂缀 318

张少帅百岁 318 红旗车 322 小孙女 324

后记 327

阿朗书序

吴祖光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齐国出了一个著名的孟尝君，以好客知名于世。据史书记载，他供养的食客多达数千人之众。人多了当然鱼龙混杂，宾客之中甚至有鸡鸣狗盗之徒；然而却是这样的朋友能在危急之中救他逃脱灾难，更使他名闻天下。

今世当然不会再有这样的孟尝君了，但是我们朋友之中一位姓唐名瑜的现年八十有四岁的老人却赫然重现孟尝君之风度于当世。我是在八年抗日战争的一九四二年认识他的，从认识他的那天起，就跟着大家叫他做阿朗，一叫叫了五十四年，半个世纪过去了，直到现在为他的“文集”写序时才想起这个唐瑜为什么叫做阿朗？想来想去霍然想通，大概是由于他是潮州人，潮州话十分难懂，譬如：“潮州人”就念做“丢鳩啲”，三个字都读阴平声，阿朗，就是取其最后一个“啲”字。打电话去问郁风，她亦以为然。奇怪的是这么多相交半世纪的朋友，过去竟谁也没有想到研究一下“必也正名乎”这等重要的问题。

我是通过画家丁聪认识阿朗的，又是因为当时要在陪都重庆上演我的第二个话剧《正气歌》，丁聪是这出戏的服装设计，引我去他寄住的唐瑜家里相识。这是一幢唐瑜新造的小房子，当中一间作客厅用。两边两间卧室，一间住了当时的著名女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音乐家盛家伦和丁聪，以及唐瑜自己。这样的住法，显然是由于男女有别的缘故。待我看到同样大小的两间房，一个女客住了一间，三个男人住了另一间，由于屋里只有一张床，于是宁肯让床空着，三个男子汉都睡在地毯上。这样尊重女权的风格，使我肃然起敬。

我完全想像不到，在三十年代，唐瑜就是上海联华电影画报的高级记者和编辑，著名女演员阮玲玉的自杀悲剧发生后，他写的题为《谁

吴祖光



杀害了阮玲玉》的报道文章震撼当世，使世人久久难忘。但在重庆自我和他相识以后，却再也没有见他写过一篇文章。

不写文章，那么他干什么呢？我的印象中他最大的兴趣是建造房屋。而他建造房子不是为了卖屋赚钱，却都是造给朋友们住的。譬如上面提到的三间房子，后来夏衍先生一家住的房子，以及最后那所较大的房子“碧庐”，就住进去不少人，我也住了一阵子。哪里来的钱供朋友们吃、住呢？我只知道他是南洋华侨，有一个有钱的哥哥，经常汇钱给兄弟用。他从南洋来重庆的时候，带回小轿车、大卡车好多辆，车上还装满了吃、用的东西……，他把车都卖了，车上的食品都和朋友一起吃掉了。我至今记得有一晚重庆下雨，我和唐瑜从外面一起回

家，走到中一路四德村，下坡便是我们住的大房子“碧庐”。他忽然把我拉住了，站定看远处一辆豪华大轿车开过来，飞驰经过我们身旁的泥塘，连泥带水溅了我俩一身。我正要怪他为什么拉住我，他却呆呆地目送那辆漂亮的大汽车远去……，然后对我说：“这是我的车，卖了……。”

“碧庐”是至今令人难忘的地方。“碧庐”这个名字实是“壁炉”的谐音，重庆山城，四季多雨，冬天遇雨，居家人多靠炭火取暖。用过西式房屋的壁炉的，特别喜欢这个温暖的情调，大家围坐，实是一种享受，就凭这一项，也招来了重庆许多文人朋友。“碧庐”地处四德村坡下的一块平地，有些树木，除了有几个小间外，最好的是一间大厅，甚至可以大家欢聚跳舞，很快地成为重庆文艺界人士喜欢的地方。

那时许多和中共来往较频的朋友大都看到过从延安来的一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招待大家去看的。剧中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大家的兴趣，文艺工作者不需要严格的上班办公，平时生活比较自由，从事专业的写作、排练、表演……亦尽有自由支配的余地，所以一下子便接受了“二流子”的趣味。甚至有一次郭沫若先生来到“碧庐”聊天时，兴致勃勃地要给“二流堂”题块匾额挂挂，但由于没找到宣纸和毛笔而没有题成。

哥们儿。手碰手（摄于1951年）



不久成立了新中国。不过八年工夫的一九五七年，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在人们响应号召发言之后，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于是几乎近百万的知识分子都一瞬间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而其中一个重点竟是“碧庐”的所在地的“二流堂”，更出乎意外的是“二流堂”主犯竟是我吴祖光。就这样被打、被抄家、被游街示众、被流放，殃及子女不能正常升学，妻子成残废……。待到进入八十年代，我得到“彻底改正”时，青春岁月、壮丽、辉煌……都过去了。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我得到的苦难锻炼却是别人没有得到过的，虽然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但是，我至今依然深深地衷心地热爱我们“二流堂”的堂长唐瑜仁兄。他的路子走得正，建国开始，他穿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主持他热爱的幻灯艺术事业。如今光荣退休，又随心所欲地远出国门，到遥远的美洲支持女儿的事业，并且潇洒地以为外孙女儿洗尿布为乐。然而更使我惊喜的是，半生交往之中，虽不见阿朗执笔为文，却在近年的海内外中文报刊上不断看到署名唐瑜的随笔文章，充溢生命的活力，似乎把半个世纪压抑的文思在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无论是回忆往昔，或是刻画今日，娓娓而道，都能引人入胜，如今编集成书字字珠玑，命我为序，敬书如上。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

吴祖光与唐瑜合影



两公婆对话



苗子与郁风合影

黄苗子 郁风

苗：唐老人心狠手辣，对朋友绝不手软，都八十多岁人了！他拿出他的现成文章，却逼着我们限期写序，真太不管人死活了。即使专政，也得讲个人民民主专政嘛。

麻烦是你惹出来的，谁叫你推荐他写这写那，干脆让这老头专职给小孙女喂牛奶洗尿片以娱

晚景多好！什么《二流堂纪事》？现代人感兴趣的是“娱乐城”、“卡拉OK”，谁有闲心去过问什么“耳流糖”！

风：什么我惹出来的？三年前我的专栏想脱身，是他自愿上马接任。至于写什么“耳流糖”或什么“鼻医盐”，都是他的事。当然，他为孙女洗尿片也是一乐也，可唐老人还有一肚子料，不让他放出来，是会憋死的。再说，人们都爱听故事，特别是真人真事，故事讲得好，还怕没人听？

苗：那倒也是，明末柳敬亭说“三国”，现代扬州王少堂说武松，博得满堂哭笑。可这什么“二流堂”，到底算个啥名堂？

风：“二流堂”不比忠义堂，梁山泊好汉们是自以为荣、信誓旦旦、自愿结盟的实体。“二流堂”却只是一个偶然的玩笑，竟然演变成煞有介事的被假定的实体，甚至轰动一时，谈虎色变。可谁也说不清哪年哪月成立，究竟有多少成员。不管怎样吧？它毕竟也是个“堂”呀！至少，比高衙内的白虎堂正派，比贾似道的半闲堂干净（那里有鬼），比袁世凯的居仁堂仁义。它不卖膏药，不

同于同仁堂；它不搞甲骨文字，也不同于郭鼎堂●……

苗： 你越说越扯远了！我们这神州华夏，历史长，故事也多，什么事都有人编排出来，演出有声有色的悲喜剧，有趣也就在于此。“二流堂”究竟是谈虎色变的实体，还是“二流堂”只不过是块“泡泡糖”，是吹起来的，唐老人是“堂长”，是最有资格的见证人，庄周变蝴蝶，蝴蝶变庄周，唐老人心中却有个底。

风： 对呀！不管真真假假，既然有人认为它曾经存在，那么，唐老人把它串成故事，讲给人听，任人嬉笑，任人怒骂，任人歪曲，任人宰割，或任人嗤之以鼻……都不管，也总算了却唐老人一番心事。

苗： 唐老人真是闲不住的搞七搞八，他爱管闲事，有好心干的坏事，也有无意中干的好事；还专干吃力不讨好的傻事。

风： 不但此也，他还干些个事不干己偏招横祸的蠢事。这不，“二流堂”他不算主角，可被公认为“堂长”，既是堂长，他也就美滋滋地津津乐道，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管前言后语，也不管什么安排结构，倒是无意中写成了意识流。名叫纪事，什么都记，如今事过境迁，既无悲哀抱怨，也不愤怒控诉，来得个潇洒，因此也就娓娓动听，所以我支持他写这部书。不过他这种写法有一个问题，就是凡熟人或那同时代的过来人，都能懂得，会心地理解，可一般的读者如没有注释，是否会看得莫明其妙呢？其实他倒不是故意耍花招。

苗： 唐老人是个老实人，但有时也小弄狡猾，不过由于人老实，小狡猾也益见其天真，而无伤于其为老实人。因为读《纪事》者，不必事事相信！但也绝不可认为事事虚妄。昔日乾隆皇帝读纪晓岚的鬼故事书，群臣惶恐地指这位“纪文达公”妖言惑众，请皇上立予诛斥，乾隆慢开金口，只说了十个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乾隆当然是一个大封建反动头子，却是个颇善读书者，但愿《纪事》的读者，对于书中牛鬼蛇神，也用乾隆的眼光读之。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四月末，北京

● 郭鼎堂即最早给“二流堂”命名的郭沫若。

姜德明



姜德明

唐瑜离休以后移家香港，后来又随女儿迁居美国。

近年，他们夫妇已经回来过两次，朋友们舍不得他走。他们也忘不了北京。

唐瑜最恋朋友。抗战期间，他出钱在重庆盖了房子，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们白住，被戏称为“二流堂”主。为此弄得他后半生

吃苦不浅。“文革”中，“四人帮”关他进“牛棚”，那么起劲地大批“二流堂”，目标何止唐瑜，又何止夏衍，意在周公啊！

他住在北梅竹胡同的时候，与我上班的王府井步行仅十分钟，有时我去他家喝杯咖啡，有时他给我送两张内部参考片的电影票来。他是从电影家协会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是“老电影”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编写过好几个电影报刊，是“左翼”影评队伍里的一名战士，王尘无(中国电影史上杰出的影评家)曾经称赞唐瑜在《电影时报》开辟的“聋人随笔”，“以辛辣见长”，可惜自己连一个字也没有保存下来。

说他是“老电影”，不如说他是“老革命”。大革命后的血雨腥风中，他坚定地跟着潘汉年干，是“小开”手下得意的人。“文革”前夕，潘从监狱里出来，惟一去看的战友就是唐瑜。潘不怕连累唐，唐也不怕潘来访。潘案非同小可，这种同志间的信任可惊天地！

我问老头儿：“解放初，你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当个小头目，穿过军装吗？我猜不出你穿军装是什么样！”

“当然穿过军装，但叫我好苦。真是个穿军装的老自由主义吧。”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翠华楼饭庄办了两桌半酒席，请朋友们来“过节”。你既不是文联，又不是友协，办的哪门子席呀！只是为了朋友们好久不见，借此高兴一番而已。我记得有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高集、高汾，还有杨宪益、戴乃迭、白霞、赵汾……我挨着赵汾坐，谈起在广东的木刻家新波，他说：“那可是个真正的好人！”那半席是临时加的个小桌，给他的儿女和儿女的小朋友们的有饭无酒之席。老头喜欢孩子也是出了名的。

唐瑜还不声不响地办了一些仗义疏财的事。他给潘汉年的家乡宜兴，办了两座少年儿童艺术室。自己又编又写地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纪念潘的文集《零落成泥香如故》，夏衍、李一氓、胡愈之、许涤新、吴祖光等都有文章，最后他建议所有作者都把稿费拿出来，送到宜兴去。真是一呼百应，没人说二话。人们仿佛看到潘的家乡的孩子们笑了，潘也笑了。就连在报纸上读到受屈人的不幸，尽管素不相识，他也要辗转通过记者送点钱去，而且对当事者和无关的人严格保密。这次回来，他仍关心宜兴的那座儿童图书馆，又在潘的一次座谈会上倡议在潘的家乡造一座潘的铜像。他与潘的情谊是人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感情。

他并不是个钞票多得无处可花的财主，在感情上他却是个大富翁！

本来他还要在北京多住些时候，不想四岁的小外孙女自己可以拨弄越洋电话了，只要一听见她甜甜地叫几声：“公公、婆婆，我想你们了，快回来吧！”老两口便沉不住气了。夜里睡不着觉，外公便悄悄地问外婆：“可以去订机票了吧……”

这样一个八旬余易动感情的老头能不可爱吗？

这样一个头脑清晰，能写工整的小楷，擅于作倾心谈的老人笔墨能不吸引人吗！

我喜欢他的散文常有越轨的笔致，有些词汇用得奇突而得当，有些又调皮、幽默，还有点掌故。我没感觉到他老了，有时竟觉得他像个淘气的孩子，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希望。

好像对什么事都关心，什么事也瞒不过他。读他的书，我感到愉快而幸福。

一九九六年春于北京